“金公”“木母”“黄婆”

——论道教内丹命学思想与《西游记》人物别称之关系

陈　宏

内容提要：“金公”“木母”“黄婆”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别称，这三个术语出自道教丹道话语系统，彼此之间呈现出的是“金”“木”“土”三家的组合共生关系，其背后之理论资源实来自道教内丹思想中的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观念——“三五一”说。相较于心猿意马的别称组合，这一系列术语的运用令小说人物别称所指向的宗教意涵更为明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取经之道，不离乎一身务本之道”写作意图的体现，使得文本具有了诱导读者进行“证道”阐释的潜能。整体来看，金木土系列别称以及相应的丹道话语虽然创造出一定的宗教寓意空间，但思想浅显而单一，没有形成覆盖全书的体系化的象喻结构。其不足以承担起“证道”的功能，更不足以颠覆小说的世俗性本质和叙事文学之美。

关键词：金公　木母　黄婆　三五一　证道

DOI:10.13896/j.cnki.wxywh.2026.01.004

小说《西游记》中，与“心猿”“意马”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组分别指代悟空、八戒、沙僧师兄弟三人的宗教术语——“金公”“木母”“黄婆”。有关这三个人物别称，笔者撰文曾述及[①]，但因为不是讨论的重心，尚有诸多问题有待细化和深化。有鉴于此，笔者不惮笔墨，对这些术语与小说运思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以见教于方家。

一

“金公”整部书共出现四次，在回目中出现、明确指涉孙悟空的一次——第八十六回回目“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相较于“金公”，分别指代猪八戒的“木母”和沙僧的“黄婆”（小说中亦称为“刀圭”）出现的次数要频繁得多。“木母”全书出现十九次（还有一次为“木龙”，两者意涵一致），“黄婆”出现八次（另“刀圭”出现四次，“土母”出现一次）。绝大多数情形下，人物与宗教术语的对应指涉关系是明确的，如“木母”单独出现于小说回目有：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此处“木母”即为猪八戒。更多情况下，回目中“木母”是与“心猿”/“金公”对举出现，除前述所引第

① 陈宏：《孙悟空别称之宗教性内涵初探》，《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第111~11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八十六回回目外，还有：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这显然与《西游记》故事中悟空、八戒为伏魔、理事的主力，两人往往相伴而行有关。至于“黄婆”或“刀圭”，独立出现于回目中，且明确指向沙僧的一次，为小说第五十三回回目“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乃指本回沙僧在悟空帮助下，乘便担取解阳山落胎泉水一事。与“木母”等其他别称同出的也有一次，第四十回回目“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猿马木母指悟空、白马、八戒三人，刀圭则专指沙僧。

至于正文诗赞，以上术语也多同时出现在一个语境内，紧密呼应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变化，如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文中的一段诗赞：

……在那水底下，与八戒依然打出水面。这一番斗，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宝杖轮，钉钯筑，言语不通非眷属。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两下相战触。没输赢，无反覆，翻波淘浪不和睦。这个怒气怎含容？那个伤心难忍辱。钯来杖架逞英雄，水滚流沙能恶毒。气昂昂，劳碌碌，多因三藏朝西域。钉钯老大凶……[①]

韵文描述了沙僧、八戒大战流沙河的情形，其中“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两下相战触”，乃化用木克土之理，指涉八戒、沙僧之争。

上述三个别称在小说中也被简称为“金”“木”“土”，分别或共同出现在小说中共有十四次，三次出现于回目，其余则出现于文中诗赞中，典型如：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第三十八回回目）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第八十九回回目）

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顺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一主一宾无间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性情并喜贞元聚，同证西方话不违。[②]

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前旧主人。炼已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金来归性还同类，木去求情亦等伦。二土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③]

①《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②《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452页。

③《西游证道书》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以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为代表的明代诸繁本《西游记》此诗颈联皆为“今来归性还同类，求去求情共复沦”，至清汪象旭、黄周星《西游证道书》始作“金来归性还同类，木去求情亦等伦”。相较明代诸本，清本形态更近原诗。一则道教内丹思想多以四方五行比配性情魂魄意，其中情配金，性配木，如《金丹真传·结丹第三》注：“木者，东方震木也；金者，西方兑金也；性在我属木，情在彼属金。”性情和、金木并，则大丹初成，故《周易参同契》有“金来归性初，乃得名还丹”句，“金来归性”与“木去求情”，正是工对；“还同类”与“亦等伦”，也颇为严整，言说了金情木性相互吸引、同类相求之意，与张伯端“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诗意相近。二则本诗颔联、尾联皆移植化用了元代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章节名，分别是“炼己立基章第六”“明辨邪正章第八”“二土全功章第十一”“水火性情章第十五”，而颈联首句“金来归性”语与该书第十一章名“金返归性”大差不差，显然也是移植化用的产物。至于明版此诗颈联“今来归性还同类，求去求情共复沦”，既谈不上对仗工整，语意又不通且与全诗扦格抵牾，当是板刻时，不懂文意的匠人因“金”与“今”、“木”与“求”、“沦”与“伦”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误。故本文引文从《西游证道书》本。至于《西游证道书》“正确”版本之来由，是出自大略堂古本《西游记》，还是由汪、黄二人的修改而来，则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总体看，与心猿意马一样，百回本《西游记》也是有意识地将这些术语比附在悟空师兄弟身上，客观上形成了“心猿、意马、木母、金公以喻人身”的整体阅读效果[①]，为清代证道书化的诠释方向，奠定了文本的基础。

二

尽管西游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证道化的“洗礼”，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别称依旧显得颇为“与众不同”[②]。这种以“金公”“木母”“黄婆”作为人物别称的独特构思，显然不是单纯地以五行比附人物来得那么简单，呈现出的是“金”“木”“土”三家的组合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模式实来自道教内丹思想中的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观念——“三五一”说，其具体所指如张伯端诗：“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身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③]宋元诸家注者皆针对此诗注解过“三五一”的具体内涵，尤以元代全真教士陈致虚等阐释得较为翔实明白：

> 天三生木，地二生火。火数二，木数三，三与二同性，统为一五……木生火，是木为体，火为所生之气，是故木火为一家……天一生水，地四生金。金数四，水数一，一与四同情结为一五……金生水是金为体，水乃金所生之气，故金水为一家……天五己土，地十戊土……戊己合则二土成圭而数五。土居中央，是为一五。总而言三五。震木离火同性，为一家……汞产于中。兑金坎水同情，为一家……铅生于内。离己坎戊同根，为一家……是云三家……戊己一合，则金木会。金木会，则龙虎交。龙虎交，则三五合一。三五合一，则三家相见。三家相见，则铅汞结。铅汞结，则婴儿成。无非此之一气。[④]

“三五一”说是借五行之生数隐喻金丹修炼，五行之生数为：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丹道理论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展开阐释，认为：东三为木，南二为火，木生火五数合为一家，简称为“木”，以四象之青龙为属，表征着“神”（“性”“汞”“心”等）元素；西金为四，北一为水，金生水五数为一家，简称为“金”，以四象之白虎为属，表征着“精”（“情”“铅”“身”等）元素；中央土五数单独为一家，表征着“意”元素。这样五行便被归为“木”“金”“土”三家。木金两家相会于土之中宫，隐喻“精”“意”“神”或云“身”“心”“意”三元素凝聚而成“一”金丹，即三五一。因此，三五一又可称为会合“金木”、调和“水火”、攒簇“五行”等：

> 身、心、意谓之三家，三家相见者，胎圆也；精、气、神谓之三元，三元合一者，丹成也。

① [清]魏裔介撰，[清]魏荔彤辑：《樗林闲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齐鲁书社，1995年，第113册，第631页。

② 西游故事演进至明代后，无论以小说、戏曲形式流传，还是以宝卷之故事片段形态传播等，部分写作者或传播者将西游取经演绎或阐释为某种“证道”秘诀的载体，相应地，故事主角唐僧师徒也被人为地比附了宗教化的别称。“前世本”状态下的诸多版本西游故事，在心性层面的宗教喻旨大抵一致，围绕着“心猿”“意马”展开；而在丹道层面的喻指或别称则显得十分混乱，与百回本《西游记》明确“金公”指代悟空、“木母”指代八戒、“黄婆”指代沙僧，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③ [宋]薛道光、[宋]陆墅、[元]陈致虚：《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册，第422页。

④ [宋]薛道光、[宋]陆墅、[元]陈致虚：《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中华道藏》，第19册，第42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摄三归一，在乎虚静。虚其心，则神与性合；静其身，则精与情寂；意大定，则三元混一。情合性谓之金木并，精合神谓之水火交，意大定谓之五行全。然而精化为炁者，由身之不动；炁化为神者，由心之不动也；神化为虚者，由意之不动也。心若不动，则“东三南二同成五”也；身若不动，则“北一西方共四之”也；意若不动，则“戊己还从生数五”也；身、心、意合，则“三家相见结婴儿”也。①

因在丹道体系中喻指“精”“神”“意”或“身”“心”“意”元素的宗教意象众多，“三五一”说还可被大量的意象组合所表征。如元李道纯《中和集》“三五指南图局说”将神、心、性与精、身、情分为两组，前者归为火木一五，代表意象为：青衣女子、中女、丹凤、朱砂、赤衣使者、玉兔等；后者归为金水二五，代表意象为：金公、白金、黑铅、白头老子、素练郎君、金乌、玄龟、月华等。又将意独立为一组，归为土三五，代表意象为：媒人、黄婆、勾陈等。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三五一”说的意象组合十分繁复，但彼此内涵清晰、界域分明：“金/水”一组以卦象界定，为坎中之真阳；“木/火”一组则为离中之真阴。而道教内丹学多以男女性别表征阴阳，因之，三五一意象群中，“金/水”一组多男性意象，“木/火”一组多女性意象。元李道纯云：“乾中之阳入坤成坎，坎为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边着公字，铅也。”③所谓金公之得名，是因乾之阳入坤成坎，坎为水，金生水，又为阳，则金为水父，故曰金公也；同理类推，坤之阴入乾成离，离为火，木生火，又为阴，故也可称为木母④。意象群中婴儿与姹女、素练郎君与青衣女子等皆是如此划分。

以金木划分为阴阳，再转喻为男女性别，抽象的丹道知识遂演变为男女婚姻的叙事，男女婚配尤需媒婆牵线，正如精、神相合必由意念导引。至此，“三五一”说被隐喻为男女媒聘匹配的叙事文本，其基本架构也相对稳定下来：

> 木龙在东，金虎在西，二物间隔，孰能使之配合而为夫妻耶，配合在黄婆而已。左手擒龙，右手捉虎，使之合并也。戊己属土，故谓之黄婆。金木间隔，黄婆能使之合并。黄婆能使之配合，岂知非媒聘使之欢合而为夫妻乎。⑤
>
> ……姹女阳中之阴，其性尝恋婴儿；婴儿阴中之阳，其情尝恋姹女。为水火间隔，不能相交。惟坎中藏戊，戊土化火……又得离宫己土下行，姹女与婴儿相会，结为夫妇……而金丹结矣。总之，婴儿者，金也，水也，情也。姹女者，木也，火也，性也。黄婆者，戊也，己也，意也。不过运吾之意，使金之情归木之性，水之情归火之性而已。⑥

---

①《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元集》“三家相见说”，汪登伟校注：《性命圭旨校注》，中华书局，2022年，第70页。

②［元］李道纯：《中和集》卷二“三五指南图局说”，《中华道藏》，第27册，第280页。

③［元］李道纯：《中和集》卷三“金丹或问”，《中华道藏》，第27册，第292页。

④关于“金公”“木母”之命名，一些学者认为源于五行之生克，因火克金，则火为金公；因水生木，则水为木母。故他们认为“金公”代表五行之金、火两家；木母代表五行之木、水两家。如：“道家称铅为‘金公’，认为‘真铅生庚’，庚辛为金，地支申酉亦为金，申属猴，又火能克金，为金之公，故悟空被称‘金公’，既是金，又是火。道家称汞为‘木母’，认为‘真汞生亥’，亥为水属猪，水能生木，为木之母，故悟能被称‘木母’，既是木，又是水。”（王圣乙：《四众五行合三藏——谈五行学说在〈西游记〉中的体现》，《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88~89页）这种说法缺乏道教内丹知识学的支撑。

⑤［宋］翁葆光注，［元］戴起宗疏：《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二，《中华道藏》，第19册，第303页。

⑥［元］王道渊注解，［明］高攀龙注释，［明］彭好古注解：《入药镜注》，［清］彭定求编：《重刊道藏辑要》虚集五，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版，第2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在众多意象组合里，以姹女、婴儿、黄婆或金公、姹女、黄婆媒聘匹配事出现得最频繁，往往见诸修炼者们的丹道学说或证道诗歌中：

> 姹女游从自有方，前行须短后行长。归来却入黄婆舍，嫁个金公作老郎。
>
> 金公本是东家子，送在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结亲情。①
>
> ……西南黄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女嫁。青衣女子才归房，白首金公来入舍。夫欢妇合交阴阳，雨态云情忘昼夜……②
>
> 白女正当年十六，自夸弱质颜如玉。常嗟岁月无良媒，昼夜孤单唯独宿。爷娘不审他心意，漫说张三并李四。几度为话总不成，教人羞天复愧地。忽遇黄婆来扣门，说道金公体性温。遂将二命问君平，君平断言此好婚。不偏不曲合乾坤，审此因缘甚宜良，至今子孙满帝乡。昔时不因黄婆力，如何得契合阴阳。③

由此可知，百回本《西游记》以金木土三家来指称悟空、八戒、沙僧，实际上运用了道教丹道学说的知识观念和言说模式。只是在比配时，针对木火一家的猪八戒，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姹女”一词，而是选择了相对少见的“木母”作为其别称。④

把金、木、土三个五行要素依次比附悟空、八戒、沙僧三个小说形象，背后的运思并非生硬、机械的“拉郎配”，其中既有依据小说形象之动物特征有的放矢，也有传统阴阳五行文化的影响在焉。《西游记》第六十一回悟空、八戒合力斗牛魔王时，八戒自称道：“木生在亥配为猪……申下生金本是猴。”即点出小说以猪、猴比附木、金的意图，实源于传统的干支配五行的观念。这种观念至少在汉代就很普及，东汉刘安著《淮南子·天文训》有：“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⑤隋萧吉《五行大义》则云：“甲乙寅卯，木也，位在东方。丙丁巳午，火也，位在南方。戊己辰戌丑未，土也，位在中央。……庚辛申酉，金也，位在西方。壬癸亥子，水也，位在北方。”⑥进一步明晰了五行干支与方位空间的关系。此种观念至《西游记》诞生的明代，被编成歌谣传播——“《干支五行所属歌》曰：甲乙寅卯木东藏，丙丁巳午火南方。庚辛申酉金西属，壬癸子亥水北乡，戊巳辰戌丑未土，寄旺四季位中央”⑦，早已成为大众所熟知的一般性知识了。

在干支配五行观念中，地支申、酉配五行之金，亥、子配五行之水，转换为动物生肖，则猴、鸡种属对应着五行之金；鼠、猪种属对应着五行之水。由此，生肖物种与五行元素便联系起来。这种物种与五行关联的观念可以视为干支五行观的“衍生品”，也因此几乎与干支五行观产生于同一时间段。东汉王充便曾批判过这种运用五行生克观念来论证生肖类物种之间关系的谬论：

---

① [宋]张伯端撰，[清]仇兆鳌集注：《悟真篇集注》中卷之上“七言绝句六十四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8、170页。

② [元]李道纯：《挽邪归正歌》，《中和集》卷四“歌”，《中华道藏》，第27册，第303页。

③《果州谢自然口诀第三十一》，还阳子述：《大还丹照鉴》，《中华道藏》，第19册，第118页。

④“金公”“木母”“黄婆”三个别称中，“金公”“黄婆”在道教知识系统内较为常见，搜检《道藏》《续道藏》，“金公”见于道经共121篇卷、302处，“黄婆”见于道经162篇卷、316处，出现频率颇高，唯作为丹道术语的“木母”较为少见，仅见于道经3篇卷、4处。

⑤ [汉]刘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注》卷三“天文训”，上海书店，1986年，第50页。

⑥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二“第五论配支干”，中华书局，2022年，第89页。

⑦ [明]汪机：《运气易览》卷一，明嘉靖十二年(1533)程鎏刻本。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①

王充的论说足可证明，生肖物种与五行要素间建立固定联系的观念，在东汉时期便已颇为普遍。

在这一大的知识背景之下，将天产石猴孙悟空与属相申猴关联，并引申比配金/金公，其实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百回本《西游记》之前的叙事作品中，此类比附便已渗透于攫妇猴妖形象的塑造中。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劫夺陈从善妻裴如春的齐天大圣，小说叙其所居之洞府为“申阳洞”，猴属申，申配金，金之色为白，正呼应妖猴为白猿精②；明初瞿祐《剪灯新话》中有“申阳洞”一篇，亦以群猴妖所居之洞名为“申阳”，并对如此起名解释道，“猴乃申属，故假之以美名……”③；又明杂剧《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第四折时真人斥妖猴烟霞大圣，也有“申阳精妖魔惑众”④语，等等。

与孙悟空之别称金/金公藉由干支五行观自然演化出来不同，猪八戒之别称的构思似乎“绕了个弯”。盖以干支比配五行的规律正常推演，猪八戒之猪属，比配地支之亥，对应着五行之水，距离小说中猪八戒被比配为木/木母有些错位。其中关窍依旧来自前述所引《西游记》中“木生在亥配为猪……申下生金本是猴”句。所谓“木生在亥”，指的是五行之木的长生之位在亥位。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五行相生的次序颠倒而来：木生火，反过来可说成火长生于木位；金生水，可说水长生于金位……以此类推，再比配上地支位，便有了“夫火生于寅者，以寅为木，木能生火，故火生于寅；水生于申者，以申属金，金能生水，故水生在申；木生于亥者，以亥属水，水能生木，故木生在亥”⑤的说法，这个说法同样早在汉晋六朝时便已广为人知，成为一般性知识了。典型如：

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⑥

永明三年……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⑦

道教内丹思想在运用干支五行说论述金丹修炼之时，也吸收了这些知识。如宋曾慥编《道枢》“五行篇”有：“道莫大乎五行。夫水生于申，王于子，库于辰，故以申子辰为水之局焉……木生于亥，王于卯，库于未，故以亥卯未为木之局焉……”⑧明清之际全真教伍守虚云：“火生在寅，金生在巳。

①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物势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148~150页。

② [明]洪楩辑，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话本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10页。

③ [明]瞿祐：《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④《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第四折，王季烈辑：《孤本元明杂剧》，上海涵芬楼辑刊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9册，第13a页。

⑤ 佚名：《袁天罡五星三命大全》卷一，明书林种德堂熊冲宇刻本。

⑥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冯逸、乔华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页。

⑦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九“志第一　礼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142页。

⑧ [宋]曾慥：《道枢》卷三十，《中华道藏》，第23册，第53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水土二者在申，木生在亥，五行干支之阳者也。”[①]“五行各有长生之位……火长生在寅……水土长生在申……金长生在巳……木长生在亥……”[②]并有效地将这一知识与“三五一”说结合，《金液还丹印证图诗》涵蝉子注云：

> 且如铅属金也，金生在巳，巳金生水，水生在申，故金与水同宗，则申与巳相合也；汞属木也，木生在亥，亥木生火，火生在寅，故木与火共祖，则寅与亥相合也……遇相合处成三五，和作中黄产至真者……[③]

按涵蝉子的说法，三五一结构中，金与水“同宗”，则金、水两者的长生之位申与巳便“相合”；木与火“共祖”，则两者的长生之位寅、亥也“相合”。因之，作为木、火表征的木母，可配寅，也可配亥。由此，便解决了亥猪配木母的错位。

在“金/金公”“木/木母”与悟空、八戒对应关系确定后，将“土/黄婆”别称分配给沙僧，则是根据小说人物组合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安排[④]，特别是在白龙马已具“意马”别称的情形下。

由以上分析可知，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充分考虑唐僧师徒的形象特征和团队内的关系，在可比附的角色形象有限的条件下，分别以“金公”“木母”“黄婆”比配悟空、八戒、沙僧三人，这种人物别称的采选和安排是有针对性的构思行为——三五一观念下的金木土关系，是道教命宗理论之符象体系的典型架构之一，此架构的出现，使得小说人物别称所指向的宗教意涵更为排他化。总体看，以“金公”“木母”“黄婆”与 “心猿”“意马”别称，分别构建了丹道和心性两个层面的象征意涵，这种性命兼修的一般性知识与理念，与宋元以还道教内丹思潮之主流是颇为相契的。

三

《西游记》回目与诗赞中的这些金木土别称构成相对固定的三五一关系结构，使得其背后的阴阳合、铅汞投的丹道观念，客观上与小说叙事之间产生羁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盖言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也”[⑤]的写作意图的体现。这些于故事肌理间羼入的符号标志，使得文本具有了诱导读者进行“证道”阐释的潜能。

从文本看，《西游记》的写作者对于三五一知识是熟知的。无论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三人谈及早年修丹经历的诗赞中，都从不同面向言说了金木并、三家会、铅汞投等三五一相关的话语：

> 我身虽是猿猴数，自幼打开生死路。遍访明师把道传，山前修炼无朝暮……退炉进火是依时，抽铅添汞相交顾。攒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时度。二气归于黄道间，三家会在金丹路。[⑥]

① [明]伍冲虚：《天仙正理增注直论》“直论九章·火候经第四”，[明]伍冲虚、[清]柳华阳：《伍柳仙宗》，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② [明]伍冲虚：《仙佛合宗语录》“守中第七”，[明]伍冲虚、[清]柳华阳：《伍柳仙宗》，第161页。

③《金液还丹印证图诗》“和合法象”图注，[清]彭定求编：《重刊道藏辑要》胃集十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版，第15页。

④ 事实上，也可以有别种安排。清人汪象旭在其《西游证道书》中便将“土”“黄婆”冠于唐僧头上。

⑤《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541页。

⑥《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第七十回“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77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自小生来心性拙……得传九转大还丹，工夫昼夜无时辍……婴儿姹女配阴阳，铅汞相投分日月。离龙坎虎用调和，灵龟吸尽金乌血。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①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投心脏。②

更为普遍的则是小说利用诗赞阐发三五一思想，并形成与特定故事情节的映射。典型如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述及孙悟空在降伏八戒回转见师父时，插入诗赞：

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顺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一主一宾无间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性情并喜贞元聚，同证西方话不违。③

开端两句“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将孙悟空、猪八戒之间的强弱关系符号化为以铅制汞的观念。盖内丹思想中，木/汞表征的后天神识，灵动多变，顺而为欲情，唯以表征先天元精之金/铅才能将之制服，“以铅制汞，乃金丹之作用也……离中之阴，本属木汞，又取龙象。灵汞之易失而难持。若此，要觅制伏之法，须得坎中真铅，盖坎中一阳，本出乾金，原是我家同类之物，顺之则流而为情，逆之则转而为性，金来归性，返本还原……若君之制臣，夫之制妇，自然不动。张平叔所谓：‘要须制伏觅金公’是也”④，金克木、降木龙皆指此意；“金从木顺皆为一”句下，实取义于张伯端《悟真篇》“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相吞相啖却相亲，始觉男儿有孕”诗，言说以铅制汞后，金木交并、性情相合而成丹的玄理，“东者，木性也；西者，金情也。一物分二，间隔东西。今得斗柄之机斡旋，则木性爱金，金情恋木，两相交结，而金木交并矣。金木交并，方成水火全功，丹经谓之和合四象者，此也”⑤。这样借助诗赞金木相关的丹道话语，使孙悟空收降猪八戒之事具备了一定的隐喻色彩。

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中，在收伏沙僧后，插入诗赞：

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前旧主人。炼己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今(金)来归性还同类，求(木)去求情共复沦。二土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⑥

此诗中所谓的“二土”，指戊己二土，也即黄婆或刀圭。沙僧入伙意味着金、木、土三五一结构的完成。诗赞既点出了小说以五行归三家比配悟空等三人的思路，也把沙僧的象喻义功能交待清楚——沙僧作为“二土”元素调和金水和木火两家，使修道得以“全功”。类似明确昭示沙僧调和义的，还有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的诗赞，唐僧、悟空师徒对月论道后，沙僧接着吟了一首诗：“水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三家同会无争竞，水在长江月在天。”⑦此诗也是站在沙僧的立场“表彰”土母在调和水火、让三家和睦相会的关键作用。

①《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439~440页。

②《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524页。

③《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452页。

④[汉]魏伯阳著，[清]朱元育解：《参同契阐幽》“铅汞相投章第二十六”，[清]朱元育解：《参同契阐幽·悟真篇阐幽》，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⑤《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利集　卯酉周天口诀》，汪登伟校注：《性命圭旨校注》，第256页。

⑥《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537页。

⑦《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91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第六十一回三调芭蕉扇故事，述及孙悟空、猪八戒兄弟合力战牛魔王，争斗场景为本单元故事发展的高潮。呼应着情节走向，先后出现三段韵文。

一是形容在被骗走芭蕉扇后，八戒、悟空二人初次合斗牛魔王：

>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禅性自来能战炼，必当用土合元由……土神助力结丹头。三家刑克相争竞，各展雄才要运筹。捉牛耕地金钱长，唤豕归炉木气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①]

二是牛魔王败走回洞后，悟空与八戒发狠、鼓劲时所云：

> ……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趁清凉，熄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
>
> 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济。昼夜休离苦尽功，功完赶赴鱼（盂）兰会之（衍文）。[②]

三是悟空与牛魔王变化赌斗，牛魔王变成大白牛与法天象地的孙悟空大战，有诗赞一首：

>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黄婆大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③]

以五行生肖观划分，丑牛为五行之土，这场降牛之战的三方悟空、八戒、牛魔王三者正构成金、木、土三家。诗赞中“禅性自来能战炼，必当用土合元由……土神助力结丹头”“捉牛耕地金钱长，唤豕归炉木气收”“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奇巧心猿用力降……黄婆大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句，皆可视为关涉三五一、金木并思想之话语，言说着木、金、土配合成丹的道理。金木并话语外，还有“趁清凉，熄火焰”“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济”“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等，为隐喻丹道修炼之调和水火的话语，其内涵实际上与金木并没有差别。上述两部分话语为本系列诗赞的骨干，共同构成道教修丹基本架构的象喻式表述。

除了以诗赞总结情节，赋予人物关系三五一、金木并的宗教意涵外，部分章节还通过回目和诗赞彼此呼应，赋予故事一定的宗教隐喻意涵。乌鸡国故事单元共三回，回目分别是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第三十八回“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第三十九回“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其中，孙悟空带领八戒去打捞被妖魔害死的国王尸体，八戒激唐僧逼迫悟空求太上老君丹药救活国王后，文中插入诗赞：

> 西方有诀好寻真，金木和同却炼神。丹母空怀懵懂梦，婴儿长恨杌槅身。必须井底求明主，还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还本性，诚为佛度有缘人。[④]

这首诗循其意，乃是对乌鸡国单元故事演进至救活国王时的总结，颔、颈两联高度概括故事情节：丹母怀梦，指唐僧梦见国王；婴儿长恨，指王子问明在位国王为假王、痛恨自己无能；井底求明主，指悟

①《新刻官板大字出像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549页。

②《新刻官板大字出像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551~1552页。

③《新刻官板大字出像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556~1557页。

④《新刻官板大字出像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97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空与八戒打捞国王尸体;天堂拜老君,指悟空求丹治活国王。首联“西方有诀好寻真,金木和同却炼神”可做两方面延伸解读:一是点明本单元故事主题为辨假“寻真”,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悟空、八戒;二是阐发金木和同而成真道的丹道话语。末句“悟得色空还本性,诚为佛度有缘人”乃是多数宗教诗结末语的俗套,起到将故事主旨归于证道的效果。整首诗以精炼的语言综括了故事的主干,呼应内文情节的发展,也运用“寻真”“金木和同”“炼神”“丹母”“婴儿”“色空”“还本性”等宗教话语,将故事主题证道化、玄理化。与单元故事之回目“引婴儿”“知邪正”“金木参玄”“见假真”“一粒金丹”诸语一道,粗略构建了藉由金木并(也即丹母、婴儿合)而弃假寻真的语义空间。

总之,在以上述诸例中,人物之关系和术语别称所构成的符象互为映射,这一文本现象显然不能单纯地以炫才或无心羼入来解释。此类象喻性结构关系多次出现于回目和内文之中,确实能构成某种“证道”暗示,提供读者诠释的空间。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尚不足以推定小说的性质为证道书。总体看,以金木土为核心的“证道”成分,在整部小说中占比很低。全书一百回,出现金公、木母、黄婆别称或简称的回目共十二处,占比刚超过一成。百回本《西游记》全书韵文七百三十一处,加之五十余回的回末联句,平均每回出现七次以上[①];而涉及金公、木母、黄婆别称或简称的,仅二十余处,是全书韵文的四十分之一左右。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术语仅以别称出现,不涉及宣教阐道的目的,如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中,有两首诗赞:

> 碧眼猢儿识假真,禅机见象拜金身。黄婆盲目同参礼,木母痴心共话论。邪怪生强欺本性,魔头怀恶诈天人。诚为道小魔头大,错入旁门枉费身。

> 魔头泼恶欺真性,真性温柔怎奈魔。百计施为难脱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诸天来拥护,众圣助干戈。留情亏木母,定志感黄婆。浑战惊天并振地,强争设网与张罗。

第一首诗赞表现了唐僧一行拜谒小雷音寺,其中除孙悟空识得真假外,余者皆为黄眉怪所蒙蔽这一情节。尽管诗歌中出现了“碧眼猢儿”(在三五一观中与木母意相同)、“黄婆”、“木母”等丹道术语,但意义相对单一,仅指涉情节中悟空等人的表现,诗歌没有阐道的意味。后一诗赞出现在孙悟空去寻行李,八戒、沙僧会同诸神大战黄眉怪这一情节后,诗赞里的木母、黄婆也单纯为八戒、沙僧代称,不具有故事外的玄理意涵。

由此可知,《西游记》中即便存在以丹道术语比附人物形象的意图,且在部分语境中构成了象征寓意,其在文本中的分布也远没有达到覆盖全部小说的程度,呈现出零散、破碎的状况。美国学者刘晓廉把这种特点定义为“非连续性的寓言”:

> 《西游记》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寓言,在此之中,它不展示完整的寓言性的情节,而是……表现了间隔性的象征图景。作者也赐予小说人物象征性的意义,或者运用它们把抽象概念(abstractions)人格化(personify)……但是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寓言性元素,远非试图去完整和连续地形成一个全面的结构……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小说包含有象征性的元素,包罗了象征性的人物和事件,但作者无意在连续一致、象征性意义的叙事中编排他的人物和事件。[②]

① 相关统计数据,参考许丽芳:《〈西游记〉中韵文的运用》,曾永义主编:《古典文学研究辑刊》初编第12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② 引文见刘晓廉:《佛心的〈奥德赛〉:〈西游补〉的讽喻》,转引自张怡微:《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0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此外，小说中的象喻结构所隐喻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原则性的丹道义理，并没有深入到内丹修行的功夫、火候等方法体系层面。金木土、调和水火、抽铅添汞、婴儿姹女等话语，组合起来所传递的思想无非就是三五为一、精气神合，这些其实是道教内丹学里最为基础的常识，不仅为道教中人所熟知，甚至慕道的达官贵戚、士绅文人皆可道之一二。前文所述第十九回、第二十二回以及第六十一回的诗赞即是如此，诗歌表述各有千秋，载道内涵则大差不差。与之类似的还有第四十九回“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八戒、沙僧与通天河怪河底相斗，文中有段诗赞形容之：

> 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①

三者中，八戒为木，沙僧为土，通天河怪隐喻为水，三家相斗其实就是三五一合、攒簇五行的“变体”。可以说在“证道”思想深度方面，《西游记》较之同样的神仙道化剧或神魔小说，并没有特出之处。

通过整体分析金木土系列别称在文本中的状况，可知小说《西游记》中的丹道话语虽然创造出一定的宗教寓意空间，但思想浅显而单一，也没有形成覆盖全书的体系化的象喻结构。其不足以承担起“证道”的功能，更不足以颠覆小说的世俗性本质和叙事文学之美。它们至多成为小说的某种装点，起到丰富故事哲理意义的作用。

Jin Gong, Mu Mu and Huang P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oist Internal Alchemy Thought and the Nicknames of Character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Chen Hong

Abstract: Jin Gong(金公), Mu Mu(木母), and Huang Po(黄婆) refer to Sun Wukong, Zhu Bajie, and Sha Seng in *Journey to the West*. These three names originated from the Daoist alchem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represent a tripartit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metal, wood and earth.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ies in the Daoist "3-5-1" doctrine(三五一说), a universal concept of internal alchemy. Compared with the "heart- monkey and desire- horse" metaphor, these names explicitly link the characters to Daoist philosophical themes. This aligns with the novel's implied intent of "cultivating the Dao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creating interpretive space for readers to engage in "attaining the Dao"(证道) exegesis. However, while these alchemical symbols enrich the religious symbolism, they lack a systematic metaphorical framework to overshadow the novel's secular essence and literary qualities.

Keywords: Jin Gong; Mu Mu; Huang Po; "3-5-1" Doctrine(三五一说); Attain the Dao

①《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24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